



文藝譯叢

選小短篇克尼法古史

文藝譯叢

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選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選

著 者 (蘇)史吉法尼克

譯 者 邵 洪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9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字數 46 000 定價頁 56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7 000 冊

1-7 000

定價 三角四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經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合作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В. СТЕФАНИК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4

內容提要

本書選譯了烏克蘭著名小說家史吉法尼克比較優秀的短篇小說十二篇。這些小說大半是描寫十月革命以前烏克蘭農民在地主重重剝削下，所過的黑暗、貧苦、悲慘的生活。其中“簽名”一篇，作者通過一個農民受欺的故事，刻劃出當時統治政府的醜惡嘴臉。“楓葉”一篇，作者借小說主人翁伊凡的口，道盡了千百年來農民悲慘的生活。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對於他這些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當我讀你的短篇小說時，總是禁不住要流下淚來。”

序 言

阿·馬·高爾基曾對史吉法尼克作品的真實性予以極高的評價。當你重讀他的短篇小說時，你首先會想起契訶夫的農民、在谷地中、新別墅等短篇傑作和格里普·烏斯賓斯基的隨筆。契訶夫和烏斯賓斯基的著作全是描寫革命前俄羅斯的農村，而史吉法尼克是描寫西烏克蘭的農村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貧困生活。但是他們的共同點是非常多的。他們以各種不同的筆法，以無情的真誠與無限的熱情描繪了當時農民忍無可忍的黑暗生活。他們是帶着愛寫的——這是應該強調指出的。

契訶夫、烏斯賓斯基和史吉法尼克的正直激怒了民粹派和自由派的讀者。這是必然的！因為革命前農村裏的醜惡、沈悶、黑暗、齷齪的生活一覽無遺地顯示給了這些讀者。

史吉法尼克，正像契訶夫、烏斯賓斯基、柯羅連柯、列夫·托爾斯泰、柯秋賓斯基①、伊凡·法朗哥②等人一樣，是絕對不粉飾現實的。固然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直率地講到農民生活中悲慘現象所發生的社會根源，但是只要稍微細心一點的公正的讀者，不用說明也都能領會到這一點。比方說，假若把史吉法尼克的作品跟莫泊桑描寫法國農村的短篇小說比較一下，那立刻就可以感覺到兩者世界觀不同的地方。華西里·史吉法尼克是跟勞動人民血肉相關，骨骼相連的。他為他們的痛苦而痛苦。

史吉法尼克的作品全是悲慘的，因為他當時所經歷的生活全是悲慘的。

史吉法尼克創作的主要特點是驚人的簡樸。我們最好想起他的短篇小說新聞的開頭：

“一件新聞傳遍全村，格里茨·列圖契把自己的女兒淹死在河裏了。他想把大女兒也淹死，可是她求得他放了。”

以後我們才明白格里茨·列圖契犯罪的原因是由於極端貧苦的結果。孩子們求他：“父親。我們要吃。”——他回答道：“把我吃了吧。”只有偉大的藝術家才能這樣地簡鍊。關

① 米哈依爾·柯秋賓斯基(1864—1913) 烏克蘭著名小說家。——譯者

② 伊凡·法朗哥(1856—1916) 烏克蘭作家，曾將數十位作家的作品譯成烏克蘭文，其中有馬克思的著作。他的小說生動而忠實地描寫了西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譯者

於這一點，高爾基說道：“這種人寫得非常簡短、有力而驚人。”

伊凡·法朗士稱史吉法尼克為“最善於運用形式的巨匠。”這個評語是非常深刻而中肯的。史吉法尼克的調色板是豐富的，但是他從來不以顏料自炫。因此他那經慎重推敲和再三思索的形象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

“全村唱着歌，白色的房屋羞怯地微笑着，窗戶也在向太陽唱着歌[⊖]。”

或是來看看這樣可怕的一句描寫：

“等死吧，好比鳥等雨一樣。”

在西烏克蘭、介於普魯特、契烈莫雪、加個巴塔諸河流的一帶名叫“波庫契耶”的地方，革命前出了三位優秀的作家：列夏·馬爾托維奇[⊖]、馬爾克·契烈姆雪納[⊗]和華西里·史吉法尼克。他們是親密的朋友，而且思想一致。但是，有一些文學批評家把他們看作同一個學派的代表人物，這是毫無根據的。契烈姆雪納用波庫契耶的方言寫成的音調鏗鏘、五光十色的愛情小說，和馬爾托維奇以謝德林風格寫成

⊖ 這一句是從史吉法尼克的一篇短篇小說秋種中摘錄下來的。——譯者

⊖ 列夏·馬爾托維奇(1871—1916)烏克蘭著名小說家，史吉法尼克最親密的朋友。——譯者

⊗ 馬爾克·契烈姆雪納(1874—1929)烏克蘭著名短篇小說家，與史吉法尼克齊名。——譯者

的諷刺文學作品，是跟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的風格迥然不同的。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於伽里茨農民的生活情況的熟悉簡直是無微不至，而且對這些農民懷着無限的愛。

我們已經說過，華西里·史吉法尼克的作品是十分悲慘的。但是絕對不帶有悲觀主義的色彩。他相信人民的光明的未來，相信“鬭爭的偉大之歌”^①我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來證明華西里·史吉法尼克是衷心歡迎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烏克蘭終於變為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惜作者竟在這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日的前三年去世了。但是他熱烈地盼望這一個日子，他忘我而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這個年青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就，注視着蘇維埃人民的生活和他們熱愛俄羅斯文學的成就。

我們追悼華西里·史吉法尼克這個卓越的作家、公民和純潔的正直人。

M·婁列斯基

① 這是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路裏面的一句話。當他在旅途中看到一羣被壓迫的勞動人民時，他在他們臉上看到鬭爭的偉大之歌。——

譯者

作者傳略

華西里·西敏諾維奇·史吉法尼克於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生在斯塔尼史拉夫省涅金區魯索夫村的一個殷實的農民家裏。

華·史吉法尼克最初是在魯索夫的農村小學校裏唸書，後來在斯涅金唸書。那時他不得不忍受富家子弟跟教師所加給他的許多侮辱和痛苦。

特別感到難受的是在哥洛曼中學求學的那個階段，史吉法尼克是在一八八三年進入那個學校的。富家子弟對農民子弟的侮辱，促進了年青人的社會主義意識早早地醒覺。早在學生時代，他已加入祕密的學生小組。這個組織成員的活動並不限於自學，他們在農民閱覽室中也進行同樣的工作。由於這種社會活動，史吉法尼克和他的幾個同學被哥洛

曼校方開除了。但是一八九〇年，他又重新在特勒柯柏奇進入中學的最高級班，於一八九二年畢業。

華·史吉法尼克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寫作了：一八九〇年，他寫了一篇隨筆貧農安東，這篇文章的題材後來就成為短篇小說藍色的小書的素材。

史吉法尼克的父親是個殷實的農民，他對於兒子從事的文學工作表示反對。他不懂得兒子為什麼要捍衛貧農的利益，為什麼要仇視地主而參加政治運動。後來母親因為操勞過度去世了，母親的死更加增加了父子的衝突。華·史吉法尼克最後跟父親決裂而分離了。

華·史吉法尼克於一八九二年中學畢業以後，就進卡勒柯夫大學的醫學院。他在做大學生的時代，參加了社會生活的活動，在選舉的時候還在鄉間鼓吹選舉民主候選人。因此，他在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間，被捕了好幾次。在卡拉柯夫，他認識了好多波蘭作家，而自己也開始寫一些抒情的短篇小說和散文詩。從九十年代起，華·史吉法尼克發表了一些政論，評述當時一些尖銳的政治問題。

一八九七年的秋天，勞動報上陸續刊載了華·史吉法尼克的七篇小說，而在一八九九年，他的第一本小說集藍色小書問世了。頃刻之間，作者不僅在整個烏克蘭，被認為一個有才能的作家，而且還得到了俄羅斯和德國的賞識，出版了他的著作的譯本。不久，又有兩本短篇小說集石頭的字

架(一九〇〇年)和路(一九〇一年)出版了。

俄羅斯文化對史吉法尼克有極大的影響。他在青年時代，就設法找到了幾本俄文教科書和俄國文學作品。掌握了俄羅斯語言以後，他就唸普希金、萊蒙托夫、列夫·托爾斯泰和別的古典作家的原著。尼克拉索夫^①的一首名詩在俄羅斯誰生活得美好，他幾乎全部能背得滾瓜爛熟。

華·史吉法尼克喜歡並仔細讀馬·高爾基的著作。這位烏克蘭作家保存了馬·高爾基寫的一篇雜文正月九日，在頁邊上做了一些記號，並用紅筆把下面一句表示作者主導思想的句子着重地劃了兩條紅線：“除了人民自己的力量以外，是沒有別的力量可以解放人民的。”他總是想親自跟馬·高爾基認識一下，找個機會跟他見見面。因此，一九〇〇年他在巴爾托夫的時候，就準備動身前往彼得堡，可是那時候高爾基已經不在彼得堡，於是史吉法尼克就重返伽里茨。

高爾基也喜愛和看重史吉法尼克的作品。關於這一點，米·柯秋賓斯基於一九〇九年從加普列島上曾寫信給他說：

我們跟高爾基在這兒時常十分想念您，因為他也是十分崇拜您的。

① 尼克拉索夫(1821—1878)俄羅斯名詩人，在俄羅斯誰生活得美好為其著名的代表作。——譯者

有人在某一篇文章中把您比作普·阿力疆貝爾克①，他對這一點非常生氣。他說，他唸您的短篇小說的時候，總是幾乎要哭出來。我真高興：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意見跟他完全一致。

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六年之間，華·史吉法尼克什麼也沒有寫，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來在農民中間從事社會活動。

他組織了閱覽室，領導了農場工人罷工，並在音樂會和各種羣衆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許多農民從隣村甚至遠地的村裏，帶着自己的不幸來到他這裏。不論白天或黑夜，他屋子的大門總是敞開着的。他給他們忠告，治病、寫申請書、跑法庭、跑各級行政機關。一九〇八年，農民們把史吉法尼克選入奧國國會當代表，一直到奧匈帝國瓦解爲止。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地主當政的波蘭之侵佔伽里茨，對烏克蘭農民的生活條件更加困難。在這段時期裏，作者加強了創作活動。他又重新動手寫了一些反映伽里茨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

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後，烏克蘭人民的地位和發展文化的條件根本改變了。西烏克蘭的勞動人民看到了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境內幸福生活的榜樣。西烏克蘭的進步作家們

① 普·阿力疆貝爾克：奧國（指奧匈帝國時代的奧地利）印象派作家。

都以蘇維埃烏克蘭的作家爲典範。華·史吉法尼克在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的各種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作品，跟蘇維埃文化組織保持密切的連系，並接受蘇維埃政府物質上的支持。

華·史吉法尼克跟烏克蘭的勞動人民一樣幻想着西烏克蘭和蘇維埃烏克蘭的合併。在答覆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時，他曾這樣寫到農民的心情：

“農民們經歷了種種磨難以後，已經體驗到：你們的甜言蜜語後面隱藏着跟波蘭地主找尋共同語言的企圖。他們知道，只要波蘭地主存在一天，我們的農民就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土地。可是要是沒有土地，他們就只好把石頭掛在頸子上，跳水自盡。而土地，既不會有人給他們，也不會有人賣給他們，他們必須自己去取得。偉大的烏克蘭的革命告訴了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來做這項工作。”

一九二七年，史吉法尼克的文學活動滿了卅年。蘇聯各地廣泛地舉行了紀念會。在答覆蘇聯作家協會的賀詞中他這樣寫道：“我站在自己屋子的門檻旁邊，向你們伸手。我衷心祝賀你們強大的才能。”

一九三六年，史吉法尼克得了重病，同年十二月七日在自己故鄉逝世，並就地安葬。

一九三九年，西烏克蘭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併以後，蘇聯政府在作家的故居建立了一個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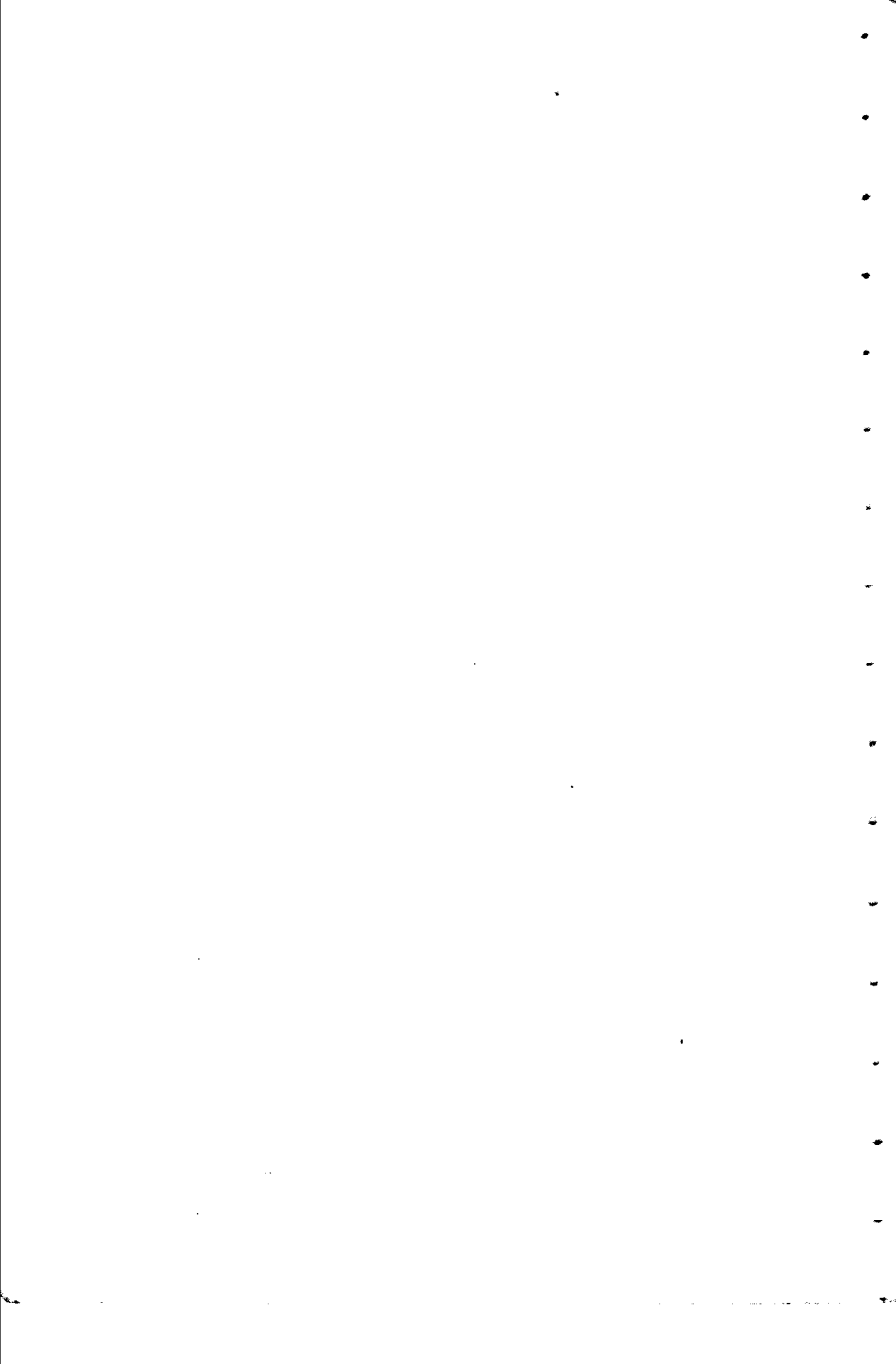
目次

序言

作者傳略

會議.....	3
簽名.....	13
出殯.....	19
五月.....	22
藍色的小書.....	28
列錫的一家.....	32
新聞.....	37
秋天.....	41
送行.....	47
伽塔魯夏.....	51
喪失.....	59
楓葉.....	64

史吉法尼克短篇小說選



會 議

代表們不慌不忙地聚集到村辦公處來。每一位代表在進屋以前，先在前廳裏擤鼻涕，用短皮襖的前襟擦擦鼻子，接着用手掌把鼻子稍微摸摸平。每一位代表這樣走到羣衆面前說：“光榮歸於耶穌”，“永遠光榮”，——接着就在靠牆的一條條長凳上坐下來。

代表們已經來了一大半。年老的坐在離桌子較近的地方，年輕的坐得稍微遠一點兒。屋角的爐子旁邊放着一堆堆乾草墊子，墊子旁邊有一隻黑咕隆冬的洋鐵罐頭。這兒以前是醫院。有一位醫生每年寫一兩回信給村民，告訴他們什麼時候他要到村子裏來。於是村長總是把警察霍穆叫來，跟他說：

“老弟，你明天得把辦公室收拾收拾。你要知道，來了一